



某某的影像 某某的訴說

鄭穗姿的菲林相機獨白



在火炭工業大廈的展覽室中，記者找到了正在舉行的鄭穗姿攝影作品展。她認為，作品的內涵與意義，較之於她本人，更加有價值。因為，在用菲林相機記錄這些故事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某某」究竟代表什麼也不知道陌生的生活視角背後，是一種怎樣的人生境界與情結。但無論如何，應當對生活有一份同情、對弱者有一份關懷、對公義有一份追求。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或許，在鄭穗姿的眼中，無論在哪个時代，鏡頭下的人物都是一種陌生的獨白。這種獨白，總是在向我們傳遞着一種宏大的信息。當記者瀏覽每一張從菲林相機中拍攝出的作品時，總是想知道每張照片的含義和取態。但是展覽的講解員告訴記者——參觀者看到的是什麼照片就表達的是什麼。

某某：一種陌生化的飛白

飛白，是一種書法中的枯跡，也是中國畫中實彩與虛化的一種合一。黑色的色彩中，有白色的點墨，作為一種不可缺少的映襯。同樣，在鄭穗姿的攝影作品中，或許是菲林相機的緣故，或許是她視角選取的緣故，她的攝影作品，總是能夠找到一種陌生化的飛白之感。

鄭穗姿總是將菲林相機的鏡頭對準那些生活在邊緣的人。什麼是邊緣？邊緣就是最需要飛白的一種陌生人。他們與我們並不相識，也不曾與我們的目光對視，但是，來自他們的陌生，我們能夠感受到，是一種視角，一種方法。在英國倫敦的街頭，坐在路邊的洋人小伙子，呆滯而嚴肅地看着鏡頭，你雖然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但是卻能夠感受到他身上的一種疑惑和警惕。這是來自於目光的直覺和本能。在這張名為《碰到他》的作品中，在小伙的身

邊，似乎躺着一隻流浪狗或者流浪貓。在這個世界上，流浪的，有時不僅僅是動物，也可能是人。問題是，照片中那雙憂鬱的雙眼，確實讓我們能夠找到一種尋求故土的傷感和探尋。

這或許就是在遠離家鄉的地方，碰到一個陌生而極具吸引力的雙眼的魅力。我們無法忽略這張照片中的流浪精神。一個流浪的小伙子，一隻流浪的貓或狗。問題是，小伙子看着鏡頭，我們也在看着這張照片——如果我們對他的生活視而不見或是輕輕帶過，那麼，會不會有那麼一天，照片中的流浪者，會變成我們自己呢？這是難以預測的。這種虛與實的攝影飛白，讓觀者沉默不語。

某某：一次入眠之前的訴說

夢，這個字眼，在中國的文化中，似乎總有那麼一絲悲劇和空靈的色彩。因為夢醒時分，你或許不知道將面對什麼。鄭穗姿用鏡頭記錄下了在油麻地郵政局倒地而睡的一個人。我們無從得知這個人究竟躺在郵政局的哪一個位置，也無法再去尋找這個人的具體信息。但我們明白的是，這是一個無家可歸者，他需要一個安身的場所，他需要一個能夠讓他（她）哪怕是安心做一夢的機會。

這張名為《眠》的照片，拍攝於2006年。那時候，香港的樓價已經開始呈現出上揚的趨勢，政府停建公屋的效果也開始顯現。政府搶救了樓市，挽救了地產業，保證了銀行的資金鏈。問題是，也出現了大批中小市民無法置業安家的情形。露宿街頭者，向來是香港政府重點管理的一個群體。然則，儘管我們都知道這一社會弊病背後的根源，卻無從入手，無從解決。照片《眠》中，似乎有兩個人躺在地上睡着了。我們很想知道這兩個人究竟是否認識——也許他們和我們一樣，在彼此的概念中，都只是某某；也許他們原本有公屋居住，但是後來失去了資格；也許他們是父子、母女、兄弟、朋友等等。

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沒有很高的要求——有一塊地方，有一條毯子，就可以入睡了。地面是否冰冷，已經來不及考慮。能夠看得出來，他們將自己裹得很緊很緊。不錯，這兩個人於我們而言，是陌生人。但是人性的本能，讓我們有了一種想與他們進行對話的衝動。我們希望與他們在入眠之前對話，聆聽他們的故事，明白他們的遭遇，體會他們的生活。因為，我們人人都不希望自己流落街頭，卻也都沒有把握，確保自己不流落街頭。這就是生活的悽涼，也促使我們要對陌生者給予關注。



某某：《為了生活》的辛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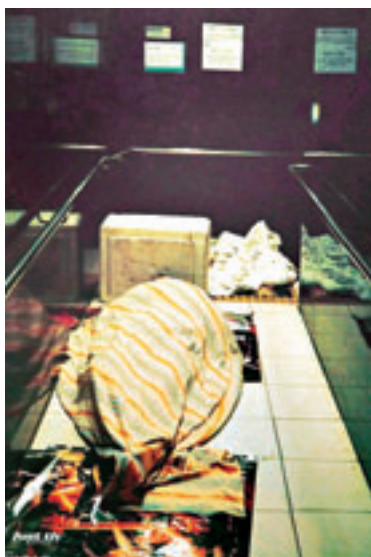
為了生活，我們可以忍受很多委屈和傷痛——你我他，甚至某某，都是如此。只要生命存在一天，就沒有理由放棄生活的勇氣。青壯年時期，為了生活，我們或許昂揚闊步。但是，當我們滿頭白髮、腿腳萎縮時，還能夠那樣充滿雄心壯志嗎？假如有一天我們老了，我們能夠老有所依嗎？至少在鄭穗姿這張《為了生活》的照片中，老有所依是一種現實——苦澀而無奈的現實，甚至是悲歌。

照片中的老阿婆，正在低著頭，用力推動着一輛滿載廢紙箱的鐵質傳送車。顯然，老阿婆年紀大了，她不得不低下了自己的頭——或許是沒有力氣，或許是向現實低頭。老阿婆佝僂的身影背後，一個人也沒有。她的右側，大多數攤檔鋪頭已經拉開歇業。這說明，一天已經結束了，拍下這張照片的那一刻，或許是晚間。這或許是油麻地，或許是深水埗或許是紅磡。總之，這可能是香港的任何一個地方。夜間，低下頭的阿婆，無法看見維港兩岸璀璨的燈光。因為要為了生活，她必須低下自己的頭。也許，她已經低了整整一輩子。她要換得的，僅僅只是生存的基本需要。

如今，香港的貧窮人口差不多已經達到了130萬。其中，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佔了不小的比例，2010年時，數字為29萬。如今只會更多。換言之，每三個老人家，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之下。老年人從來不求生活能夠錦衣玉食，他們只求能夠在有生之年有尊嚴、有溫暖。這是在黃昏時刻最為卑微的要求。長者申請公屋居住，差不多要兩年左右的時間。我們人人都有終老的時刻，當我們用一生的精力去回顧自己從初生啼叫到蒼老白髮的點點滴滴之時，我們是否希望自己每日的飲食，只能夠依靠照片中的推行垃圾廢品回收車來維持？若我們不希望如此，又該做些什麼？

明日是中秋，為了生活，我們沒有理由氣餒、失落。鄭穗姿鏡頭下的某某，未來有可能是你我他；或許已經是你我他。凝視菲林相機鏡頭下的這些照片，惟有祈願、惟有祝福。

■《眠》



第九屆歐亞電影節在阿拉木圖開幕

新華社電 第九屆歐亞電影節日前在哈薩克斯坦南部城市阿拉木圖拉開帷幕。來自意大利、法國、沙特、伊朗、新加坡、俄羅斯等12個國家的12部影片參加本次電影節4個獎項的角逐。

本屆電影節評委陣容強大，主席由新西蘭著名女導演簡·坎皮恩擔任，她曾獲美國奧斯卡獎和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其他評委包括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得主、菲律賓著名導演蘭特·門多薩和美國著名編劇戴維·弗蘭佐尼等。

除了參賽影片，電影節期間觀眾還將欣賞到數十部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電影，電影節活動包括哈薩克斯坦電影展映、俄羅

斯電影展映、中亞國家電影展映、好萊塢大師課、電影論壇、各國影片庫推介會等。

本屆電影節將持續至21日，屆時將宣佈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4個獎項的歸屬。

歐亞電影節是哈薩克斯坦政府近年來著力打造的大型文化項目，於1998年開始舉辦。電影節雖然年輕，但其新銳的評審視角贏得眾多國際著名導演及影星的關注。中國女演員秦海璐曾獲邀擔任第三屆的評委，張元憑藉《看上去很美》獲得當年最佳導演獎。中國台灣導演蔡明亮曾攜《愛情萬歲》《河流》《洞》等5部電影參加展映。

「大畫雲南·回歸自然」藝術周在昆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斯 昆明報道）中秋節前夕，雲南歷代著名畫家精品展覽在雲南省博物館隆重舉行，跨越五個世紀百名古今畫家的百幅歷代精品匯聚一堂；昆明市南亞風情第一城同時舉辦體驗玉溪莊園有機、自然、環保理念的公眾互動活動。「大畫雲南·回歸自然」藝術交流周系列活動引起大量社會公眾的觀展和參與熱情。

30餘領軍畫家赴玉溪莊園采風

今秋時節，在紅塔集團鼎力支持下，雲南日報報業集團政務信息島、廣州南方精英傳媒有限公司、雲南文物總店（文博產業集團）、雲南畫院聯合舉辦「大畫雲南·回歸自然」藝術周系列活動：雲南畫院邀請國家一級美術師、美術院系院長、教授等30多位雲南著名、領軍畫家深入玉溪莊園采風，藝術家們被玉溪莊園的秀美風光所折服，並以「有機、自然、環保」為主題，創作出一批倡導「回歸自然」的精美畫作，點燃藝術活動周「綠色聖火」；文物總店依托自藏珍品，並組織自擔當禪師以來包括錢南園、阮元、趙光、袁嘉谷、李根源、袁曉岑、王晉元、孫太初、姚鍾華等百名歷代畫

畫家們在玉溪莊園采風創作



家、百幅精品畫作，牽起生態藝術的歷史根蔓，與60餘幅玉溪莊園采風作品同時展出，實現不同時代藝術家守望生態雲南的「古今對話」；在南亞風情第一城舉辦的互動活動，以「藝術點亮有機生活」為主題，讓觀眾流連於莊園采風畫作、「莊園氣味博物館」、「莊園植物標本博物館」當中，並通過政務信息島終端視屏進行新媒體互動，全面展示了高尚藝術生活的獨特魅力。

紅塔集團旗下高端品牌「玉溪（莊園）」始終堅持：關愛自然，是我們的共同心願，有機生活，是我們的共同選擇，建設環保，是我們的共同行動。作為加快雲南發展的重點企業，紅塔集團突破企業的常規領域，通過工業反哺農業，成功實現「工農互動」，並在現代有機農業的嘗試中，着力加快品牌與生態的融匯；同時，基於對自然生態的相同信仰，「玉溪莊園」品牌成功與藝術進行跨界合作，為繁榮雲南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雲南畫院院長、著名畫家羅江與雲南畫院院長助理肖凡合作的水墨畫《綠色莊園》

